

# 疫情防控时期友好互助邻里关系初探

张芳祯

(东北大学 辽宁沈阳 110169)

**摘要:** 城市社区邻里关系是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维度之一,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虽然疫情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疫情防控为社区邻里关系改善提供了契机,邻里关系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邻里互助拉开了友好互助邻里关系的序幕,居民对微信等线上社群的高频使用成功助推了友好互助邻里关系的建立,而在互助过程中尊重邻里隐私的单纯互助行为更是维持友好互助邻里关系的核心。

**关键词:** 社区;友好互助邻里关系;邻里互助;线上社群

## 一、问题的提出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sup>[1]</sup>。而社区邻里关系是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维度,打造睦邻友好的邻里关系也是基层治理的应有之意。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居民对和谐社区、睦邻友好邻里关系的期待正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基层的具体投射。

然而,现实却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城市人口的异质化程度不断增强,邻里之间的陌生面孔不断增多,社会分工的日渐专业化和细化进一步减少了邻里之间的互动,促使现代城市社区的邻里关系日渐冷漠,邻里信任感缺失,进一步增加了基层治理的难度。但是新冠这一全球大流行行为邻里互动创造了契机。抗击疫情以来,社区作为“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最前线,持续发挥关键作用,邻里关系也在这一特殊时期迎来了转机。居民表现出了对防疫政策和措施的高度配合和执行力,虽然居家隔离阻拦了大家出门社交的步伐,但为邻里之间互助和互动创造了外部条件,在地缘这一先天优势的加持下,疫情期间邻里互动活跃,城市社区冷漠的邻里关系正在悄然消解,促进守望相助、睦邻友好邻里关系的形成不仅有助于巩固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也有助于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

在学术界,邻里关系一直是社区研究的重要主题,早在2000年就有学者关注到城市社区邻里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关系,指出现代城市社区邻里关系出现淡化的趋势<sup>[2]</sup>。而后也有学者通过测量发现城市社区邻里之间的社会互动比较弱,其中商品房社区的邻里关系更为淡漠<sup>[3]</sup>。有学者指出在户籍政策和住房商品化政策持续推进、城市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原本包含地域性居住和多重社会关系的邻里关系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sup>[4]</sup>,多重社会关系逐渐淡化,邻里关系甚至退化至仅仅包含地域性的居住关系。有研究指出个人决意要保护基本的隐私,而同时又希望能与周围人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和相互帮助,而这两者之间存在一条无意识确定的令人惊奇的平衡线,心中的这条平衡线使得邻里之间的“点头之交”不会向私人关系发展,始终保持“浅交往”的状态<sup>[5]</sup>。即使是在学区社区,邻里关系依旧是浅层次的交往<sup>[6]</sup>。无论是“陌生人”还是“点头之交”,都是社会常态化状态运转下的城市社区邻里关系,但是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过程中,互助行为会增加。胡建强教授通过数据调研发现,疫情冲击下全新的邻里关系正

在重建,更多人愿意向陌生的邻居伸出援手,互帮互助<sup>[7]</sup>。偶然的应急状态也让我们意识到未来的高风险社会中,更需要守望相助、互信合作、睦邻友好的邻里关系<sup>[8]</sup>。

现有研究对疫情爆发前城市社区的邻里关系从表征到成因都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探讨,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成果,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抗疫期间邻里关系的研究明显不足。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经由共同抗疫经历得到重塑的友好互助邻里关系具有哪些特征?因此,本文基于疫情期间我国城市社区邻里互动的现实,探讨抗疫期间邻里互动的特点,为未来友好互助邻里关系的常态化提供有益的思考。

## 二、防疫期间友好互助邻里关系的特点

### 1. 建设友好互助邻里关系的开端:邻里互助

当人们聚集在一起面临共同的风险和困境时,会形成不同形式的社会互助,这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观念和行为之一<sup>[9]</sup>。抗击疫情期间,居民对居家隔离措施的切实执行有效地阻断了病毒的传播链,社区实施的隔离举措有效保护了辖区居民的安全,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居民来源于社区外部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正常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居家抗击疫情促使邻里拥有了共同的生活经历和联结纽带,个体的同理心和人性向善的恻隐之心共同增加了邻里之间互助的可能性,邻里之间的先天地缘优势也使得邻里互助具有极高的可行性,促使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触机即发。抗疫期间,米面粮油、蔬菜、药品等生活物资采购受限,邻里之间自发地发展出按需以物易物、拼团等互助方式来满足自身及邻里的生活需求。上海浦东一小区居民因为有邻居表示想喝可乐,自己有囤货就主动拿出12瓶可乐放在楼栋大堂共享给邻居,有邻居拿走一罐可乐,留下了一瓶辣酱,还有邻居用一瓶牛奶换走了一罐可乐,陆陆续续地接力置换越换品类越丰富,物资越多。在上海抗疫最吃紧的时候,杨浦区戎辉苑小区居民顾路得主动开团,经由浏览团购信息、拣选商品、与商家谈判价格、发布商品、团购备案、社区分发等一系列繁琐的流程成功通过邻里拼团的团购方式满足了邻居们的生活需求,而且还通过团购与邻里熟络起来,甚至有邻居主动提供帮助。伴随置换物资和团购物资流动的还有邻里之间的爱心、善意和邻里情谊,虽互不相识,但因为居住在一栋楼、一个小区相互扶助,共渡难关。补充物资不仅打消了居民因物资匮乏产生的不安,还缓解了居民居家带来的焦虑,更打破了陌生的邻里关系,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重新认识到邻里的重要性。

## 2.促成友好互助邻里关系的平台：微信等线上社群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手机等智能设备的普及共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当前基于地理社区构建的社区线上群已不鲜见<sup>[10]</sup>，其中微信群和QQ群因为高使用率和即时性等优点在社区工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广泛使用，在基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微信群最初是社区联系居民的重要手段，现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居民组织化、居民需求识别的重要工具<sup>[11]</sup>。由于组成社群的成员都是同一栋楼或者同一个社区的居民，在社区生活过程中常会有大量相似的、日常的信息需求，所以当居民无法从社区或者正式渠道获取有效地支持时，会借助于线上社群寻求帮助，因而微信等线上社群已经逐渐延伸出邻里互助的功能。特别是抗击疫情以来，居民外出受限，但买药就医等日常需求仍然存在，居民通过微信等线上社群寻求帮助的频率增加，加上微信等线上社群具有强链接、高粘性的特点，互助信息总能很快获得邻里的响应，邻里互助的功能得到极大的巩固和加强，已经逐渐发展成为邻里互助的非正式平台。长春市一社区，凌晨五点，一位母亲在微信群内为当志愿者的孩子寻求暖贴，到早上八点，群内已经有多名邻居联系了这位母亲。在微信等线上社群中，不仅求助有回应，还有居民主动发言：“大家谁有困难的就群里说一声，互相帮助一下。”也有居民主动表示：“如果群内有老人独自在家，不会网购食物的，请致电。”这样自愿的、主动的邻里互助行为在微信等线上社群屡见不鲜。

## 3.维持友好互助邻里关系的核心：不涉及邻居隐私的单纯互助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对个人隐私是很重视的，生活中会极力保护基本的隐私，但是又渴望在社区内部能够建立起互惠式的邻里关系，希望能与邻里有一定程度的接触和互助，在这对居民保护隐私与渴望邻里交往的天然矛盾中，社区内理想的交往关系为：“邻里之间关系融洽，但也要有隐私空间。互相之间能聊下盐有多咸、醋有多酸的生活，日常生活能有所照应就很好了<sup>[12]</sup>。防疫为邻里互动创造了契机，在封闭社区里，居民之间逐渐形成了以纯互助为标志的互动链，互动反馈频率增加，并出现了连带的反馈强化<sup>[13]</sup>。伴随防疫措施逐步严格和社会疫情的发展，社区内部、居民之间的互动链日趋成熟和坚固。在防疫过程中，邻里之间的互助高度集中在克服当前生存困难，不涉及邻居的亲密私人空间，打消了居民个体出于隐私保护的防备心理，为建立和维持友好互助型邻里关系奠定了基础。

## 三、总结

城市社区邻里关系是基层治理的核心主题之一，同时也是新时期社区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基础，更是社区治理创新的突破口。围绕着防疫期间城市居民生活范围向社区场域高度集中这一特殊现实，发现居民在暂时剥离了个体拥有的不同社会资本和社会角色后，自发地通过物资置换、团购等多种多样的线下邻里互助方式，共同面对、克服居家抗疫带来的不便和困难，邻里互助传递出的善意和爱心消解了一直以来陌生、疏离的邻里关系，拉开了友好互助邻里关系的序幕；微信等线上社群的频繁信息互助，以及借助微信等线上社群完成的线下无接触互助，更是突破物理空间加速了邻里温情的线上传递，进一步推动了友好互助邻里关系的形成；特殊时

期，邻里之间形成的不涉及邻居隐私的单纯互助行为及时解决了居民生活的难题，也尊重和保护了居民隐私，打消了居民出于隐私保护、减少后续麻烦等自我保护心理而刻意减少邻里互动的念头，这些实际互动中对邻里隐私的尊重，进一步巩固了经由抗疫经历重塑的友好互助邻里关系。

疫情防控不可避免地对社会秩序和居民产生了影响，总结防疫期间邻里互助行为，将对新时期增进社区邻里关系带来启示，长远来看也有助于加强社区对抗未来社会中潜在风险的能力。

## 参考文献：

- [1] 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2021年7月11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1-07/11/content\\_5624201.htm](http://www.gov.cn/zhengce/2021-07/11/content_5624201.htm),2022年7月13日。
  - [2] 王颖.上海城市社区实证研究——社区类型、区位结构及变化趋势[J].城市规划汇刊,2002(6):33-40+79.
  - [3] 桂勇,黄荣贵.城市社区:共同体还是“互不相关的邻里”[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36-42.
  - [4] 陈福平,黎熙元.当代社区的两种空间:地域与社会网络[J].社会,2008(5):41-57.
  - [5][12] 张雪霖.城市社区邻里关系性质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6):83-91.
  - [6] 马国强,赵静,孙燕.优质学区社区邻里交往特征及其社会空间效应——以南京市银城小学学区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2(1):73-78.
  - [7] 复旦管院:《复旦管院研究团队发布《疫情中的邻里情——封控中的社区互助行为分析》研究报告》,2022年6月6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AzNzg0MA==&mid=2650377494&idx=1&sn=379c6726646383cb8a6fa9807b4e80b0&chksm=beccb3e989bb3aff16946843cea14e46952310be8ee864d3e471031f7c5ca97754618045dd19&scene=27#wechat\\_redirect](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AzNzg0MA==&mid=2650377494&idx=1&sn=379c6726646383cb8a6fa9807b4e80b0&chksm=beccb3e989bb3aff16946843cea14e46952310be8ee864d3e471031f7c5ca97754618045dd19&scene=27#wechat_redirect),2022年7月13日。
  - [8] 颜德如.构建韧性的社区应急治理体制[J].行政论坛,2020(3):89-96.
  - [9] 张丽平.微信群使用与居民——社区关系的再造——一项基于D社区居民微信群使用的民族志考察[J].湖北社会科学,2020(06):161-168.
  - [10] 陈丹引,闵学勤.线上社区参与的邻里效应——基于社区微信群的实证分析[J].社会发展研究,2021(3):88-106.
  - [11] 李强,卢尧选.疫情防控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J].江苏社会科学,2020(4):24-31.
  - [13] 郭剑鸣,向科衡.新冠肺炎社区防疫体系复盘:问题梳理与改进路径——基于社区互动仪式链的深度访谈[J].学习与探索,2020(5):32-40.
- 张芳祯(1992.12-),女,汉族,甘肃武威人,研究生学历,职称:研究员  
研究方向:公共管理